七日談（北京篇）

「清宮四時」背後的故事

姜舜源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從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到二〇二八年十一月三日，舉辦「清宮四時——宮廷生活與文化」專題展覽，對於本港市民和觀眾了解清代皇帝制度的運行特色很有幫助。明嘉靖、萬曆等中後期到清代鴉片戰爭之前，雖然歷史分期上仍是「古代」，但與秦漢以至唐宋時期的「古代」明顯不同。其中包括國家統治模式的改變。秦漢至唐實行的是先秦以來以「世卿世祿」為核心的世襲「貴族政治」，「君權」、「相權」共處；唐代處於「貴族政治」向「精英政治」過渡時期；宋代全面實行科舉取士，建立起由精英知識分子構成的文官體系，在全世界率先實行「精英政治」，「相權」被一分為三；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年）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取消「君權加相權」統治模式，代之以「君權加內閣」模式。清朝乾隆時期軍機處發展，以皇權對國家絕對統治，「乾綱獨斷」的「皇帝制」，取代明中後期內閣對皇權有相對制約作用的「內閣制」。清代的幾位皇帝少時勤奮好學，成年後勵精圖治。康熙帝熱心近代科學技術，親自培育早熟稻、推廣雙季稻，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設立近現代「海關」，康熙、乾隆開疆拓土，直接確立了現代中國版圖和人們的許多生活方式。不少明清史專家主張稱明中期到鴉片戰爭之前為「近世」，既有別於傳統的古代史，又區別於鴉片戰爭之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史」。

「清宮四時」簡要展現皇帝一年生活、施政的歷程，包括清代經濟、政治、軍事、生活、文化等各方面。春季的耕織祭祀，勸課農桑；夏日從京城轉換到承德避暑山莊，蒙古王公貴族在此朝見皇帝聯絡感情；秋天木蘭秋獮，習武練兵；冬日賀歲祈福，辭舊迎新。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文物展覽是歷史的濃縮，原真地重現歷史。但文物也有局限性，未必能展示歷史的全部，有時不免掛一漏萬。如果不能透過展覽全面看歷史，或許就會以為歷史是皇帝的獨角戲。這不但與「人民創造歷史」這一宏大、原則的歷史命題相距甚遠，也不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拋開廣闊的大歷史不談，在皇宮裏與皇帝朝夕相處的，除后妃、皇子等家人，起碼還有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官員，秘書班子南書房的翰林們，教育皇子讀書的上書房師傅們等等。皇帝在圓明園園居、塞外承德避暑、到邊疆御駕親征、各地巡視比如南巡，朝廷中樞機關緊跟皇帝轉移，政務一天也不能停擺，時刻保持着正常運轉。這些機關和官員不是背景板，是國務的重要參與者。

紫禁城是皇帝的家和國家政治中樞，可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清朝皇帝並不住在紫禁城，而是住在圓明園，晚清是頤和園。上年冬至前後剛從圓明園搬回城裏一個多月，到正月初五前後，在天壇祈年殿舉行了祈穀禮，就又搬回園中。宮中謂之「大搬家」，可見園居是常態。圓明園、避暑山莊是離宮別苑，視同紫禁城大內，六部等中央政府各衙門，也隨皇帝一同搬到圓明園。像皇城正門天安門前設六部衙門一樣，園居期間六部的「直（值）房」設在圓明園正門大宮門前，東為宗人府、內閣、吏部、禮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鑾儀衛、東四旗各衙門直房，連天安門外戶部銀庫在此也開設直房，還有皇帝秘書班子南書房，隨時提供查閱、存檔的檔案房；西為戶部、刑部、工部、欽天監、內務府、光祿寺、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御書處直房、上駟院、武備院、西四旗各衙門的直房，還有造辦處、藥房，應有盡有。清朝中後期，軍機處權力擴大，設有行宮的地方，軍機大臣入直於宮門外左側的直廬；在行營，則於白布城東門夾道內設蒙古包入直。大宮門裏是二宮門，進門就是皇帝處理政務的勤政親賢殿。為六部大臣隨叫隨到，二宮門前左右直房各五間，為各部院大臣值班室。因為每年使用時間很長，圓明園直房都是正常磚木建築；而在避暑山莊每年時間較短，而且期間還要去壩上草原（今塞罕壩）木蘭秋獮野營拉練一個月，六部官員隨駕辦公，避暑山莊麗正門外的直房是臨時搭起的帳篷，可以隨時開拔。

皇帝住圓明園期間，賜入值內廷的翰林們住在圓明園附近的澄懷園。澄懷園是皇家內務府的房產，附近還有皇子們居住的圓明園「三天」建築群，翰林們還擔任上書房師傅。「三天」是仿紫禁城皇子居住的南三所建造的三進院落，雍正帝御書匾額，依次是：前垂天貺、中天景物、後天不老。住在這裏，兼顧到他們入園御前值班、來往大宮門六部直房和去「三天」為學生上課三項工作。道光年間獲賜居此園的十位翰林自稱「澄懷園十友」，其中入值上書房六位：杜受田、徐士芬、賈楨、吳鍾駿、朱鳳標、丁嘉葆；入值南書房四位：戴熙、張芾、何桂清、祁寯藻。

皇帝其他出巡活動，比如南巡、北巡、西巡，按秦漢以來慣例，所經之處稱「行在」、「行在所」。早在入關之初，行在六部等隨同皇帝到外地巡視的制度已經建立，康熙六年、十六年，就相繼鑄齊了行在六部、都察院、鑾儀衛、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等衙署的公章，由各衙門隨駕扈從的官員攜帶保管。接着是保證出巡期間政務運轉、政令暢通。比如內閣負責「巡幸發遞本報」，提前將哪天到達哪一站的日期通報各部院、各地督撫，以便其按時將公文、官員的章奏投送到所經之處。為免外省官員疲於奔命，乾隆八年改為外省奏摺都送到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處，由他們交給留京內閣隨本呈送行在。乾隆皇帝曾說：朕視察地方所經之處，照常日理萬幾，內閣的奏章通過驛站隔日送達一次，正可隨時批發。



▲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八月初七日，道光皇帝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凱宴平定西北張格爾之亂成功諸將士。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繪畫

夢露母校看戲（下）

域外漫筆

肖淳端

我把這些發現講給西亞娜的父母聽，他們都很訝異。在西木住了三十多年，竟都不知道夢露和杰克遜與這所學校的關聯。不過這在明星遍地的洛杉磯倒也不足為奇，此地俯仰之間，盡是名人巨匠的蹤跡。言笑間，我想起附近圖書館旁那片寧靜不凡的墓園。那座墓園非常隱秘，從外部幾乎難以察覺。我雖常去西木公共圖書館，也是時隔大半年，才偶然發現它。那日，我恰巧坐在圖書館靠窗的座位，抬眼方見窗外別有天地：那裏草木蔥鬱，綠意盎然，竟然是座墓園。原來，這處墓園包裹在四周的民居和大廈中間，一眼望去，入口隱匿難尋，因此宛若與世隔絕的秘境，清幽靜謐。雖然「清新」「雅緻」這類詞語不常用來形容墓園，放在此處卻並不違和。墓園規模不大，卻有穿着講究的守衛值守，更顯氣派非凡。我不禁想，這裏會不會就是夢露長眠之所？

遠在赴美之前，我便聽過不少關於夢露長眠之地的逸聞。譬如她的前夫，在夢露辭世後，囑託花店每周三度為她獻上紅玫瑰，這份惦念，整整延續了二十載。又譬如，不少富豪不惜重金購置附近墓穴，只求身後能與這位絕代佳人相鄰而眠，《花花公子》雜誌的創辦人休·赫夫納便是其一。巧的是，正是他刊發了夢露那張傳世經典照片。據傳一九九二年，為了買下夢露墓旁的相鄰墓穴，他竟豪斥七點五萬美元……

一問之下，果然正是此地。這一處墓園，現名西木村皮爾斯兄弟紀念公園與善別館。夢露的墓雖不大，時至今日，依舊還有人前來憑弔。有人將鮮花置於碑前，亦有人輕吻墓碑，留下唇印。如今錯錯落落的粉紅唇印，依舊清晰印於碑面。這個墓園也堪稱一部濃縮的美國文化史，除了夢露這樣的影壇巨星之外，樂壇、文壇、商界名士亦多長眠於此，比如《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杜魯門·卡波特，以及墓園附近著名的哈默博物館創辦人阿曼德·哈默等。

夢露母校看戲，舞台光影流轉，躍動着後輩蓬勃的生機，又照見巨星年少的朝氣。轉身之間，便是昔日傳奇的棲眠之地。新生與永恆，就這樣靜靜流淌在西木的街巷之間。

黃河口觀鳥浪

君子玉言

小杏

立冬這天，驅車離京，一路往東營黃河入海口去。時令雖已入冬，華北大地卻遲遲留住了深秋的景致。原野坦蕩遼闊，新長的冬麥鮮嫩淺綠，路邊的樹木金黃與丹紅，大地綠黃相間、層次溫柔。清冽的長風掠過平原，心境舒展。此行，只為親眼等候黃河口一年一度、聲勢浩蕩的長空鳥浪。

五個多小時後，行至黃河大橋。眼前的黃河和印象裏大不一樣。既非黃泥滾滾，亦無氣勢洶湧，波平浪靜，顏色偏灰青，河面寬寬的，慢慢流淌，不急不躁。橋下灘塗沃野連片，天低地闊，一眼望不到頭。

次日直奔入海口。一路是漫長的臨黃堤，越近濕地，房子和農田越來越少，滿眼都是蘆葦、潮溝和灘塗。當天天陰，天低雲厚，空氣潮漉漉的。大片蘆葦已經發黃，灘上的鹼蓬草還留着一片紅，點綴蘆葦之間。尚未進入濕地公園，路邊已有人三五成群站在蘆葦蕩邊，我們好奇下車湊過去，見蘆葦叢中，黑白色的禽鳥正在棲息。有專業觀鳥者支了望遠鏡，邀請我們觀看。這一看，好傢伙——鏡頭裏大大小小的鳥兒還真是不少！這一群那一窩，很悠閒地在梳理羽毛。

進入濕地公園，坐觀光車往蘆葦蕩深處。我們又加了一個坐遊船項目，觀光車坐到第五站下來，換乘遊船走水路。黃河水在蘆葦蕩中蜿蜒曲折，開始下雨了，蘆葦蕩深處，只見蘆葦不見禽鳥。但站在船頭，可聽見四處各種鳥類鳴叫聲……想必都在窩裏躲雨。

下船後到最後一站黃河入海口，本來也有遊船到海上，可一覽河海黃藍交匯奇觀。因天氣不好，項目暫停。景區濱河處立着一個牌子「下一站——大海」「大河心事，說給海聽」，我突然想起一首歌「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我們決定坐返回的觀光車，擇心儀處細看。後來的經歷證明——這個盲盒拆得太好了！到鳥島東，沿木棧道往蘆葦蕩深處的亭子走，雨漸停，耳邊只有蘆葦沙沙響，人好像一下子沉進這片野地裏。

還沒站定，旁邊有人喊「來啦來啦，鳥浪來了！」抬頭一看——

遠遠一片小黑點，慢慢飄過來。如水墨丹青在宣紙上洇溢，一道道V形隊列形狀像波紋蕩漾。鳥兒飛得太高了，聽不見叫聲，就這樣靜靜地流淌過去，沉入蘆葦深處。正意猶未盡，北邊地平線又出現一波黑色波紋，我拔腿沿木棧道跑上亭子二樓——這一波比剛才那波規模還要大，鳥群沒有固定隊形，有時候拉成長長的一條，橫在天上；有時候團成一團，像一團墨滴；還有幾組，特別有紀律性，疊成「人」字形，三五一組，像小魚群，一浪一浪游過去……一下子散開不見了。眼前的水面，突然多了白色的鸛、灰色的雁、褐色的野鴨……有的在洑水，有的在歇息。遠處電線上，密密的立了一串，像五線譜的音符……

這些鳥，大多從西伯利亞、北極苔原、遠東那邊動身，沿着東亞—澳大利西亞這條候鳥通道往南飛，單程三四千甚至五千公里。一路上要翻山、過海，遇上颳風下雨，很多地方找不到落腳吃食的地方。黃河口這片濕地，就是牠們長途趕路裏一處要緊的歇腳點。在這裏吃飽、歇夠，有的繼續往南，有的乾脆留下來過冬。

鳥浪裏什麼鳥都有。雁鴨一大群一大群，鴴鷸小小的，飛得輕快。還有一些罕見種類：東方白鸛、黑嘴鷗、丹頂鶴、白鶴……

黃河入海口鳥浪奇觀，是數十年生態蛻變的最好見證。這片全世界最年輕的暖溫帶濕地，曾經是一片荒蕪鹽鹼灘。一九九二年自然保護區初建時，生態脆弱、植被稀少，全域僅記錄鳥類一百八十七種。經過三十餘年持續的濕地補水、灘塗修復、生態治理，如今這裏鳥類種類已增至四百零七種，包含數十種國家一、二級保護鳥類，每年棲息過境的候鳥多達數百萬隻，其中有不少國家一、二級保護鳥類，有人說這裏是「鳥類的國際機場」，一點不誇張。這裏，是東方白鸛全球主要的繁殖地，二〇二五年一年就繁殖二百三十三巢，孵出五百三十六隻幼鳥；是黑嘴鷗種群全球第二大繁殖地；是丹頂鶴野外繁殖的南邊邊界，白鶴每年也按時過來越冬。從前只是路過歇腳的鳥，慢慢在這裏安家。

返城路上的黃河大堤，仍見一波一波的鳥群飛過，漫天飛舞。天色漸晚，暮色輕輕籠罩河口。鳥浪慢慢平息，隱入茫茫蘆蕩。長風蘆花漫舞，河水依舊向東緩緩奔流。

長空之上這一波又一波的鳥浪，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自然輪迴的詩意，更是這片大河尾閭，交出的最動人的生態答卷。歲歲遷徙，年年歸棲，黃河口的鳥浪，終將在每一個秋冬，如期赴約。



◀黃河入海口。 作者供圖

小鎮說書人

人與事

王汐鈺

早年的小鎮，日子走得紓緩。老街中段有一間老式茶館，木板門面，黑瓦覆頂。一到秋冬時節，農事漸歇，鎮上的人便尋空閒往茶館裏坐。在這裏，聽一回說書，算得上老街居民一樁難得的消遣。

小鎮的說書先生姓戚，大家習慣喚他戚老伯。戚老伯個子不高，脊背微微有些佝僂，常年穿一件洗舊的藏青布衫。他不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早些年四處遊走，後來落腳這座小鎮，就在茶館裏面安下說書的攤子。一張窄窄的木案擺於屋子前方，案頭放一塊烏黑發亮的驚堂木，旁邊擱一把粗瓷茶壺。每到傍晚，天慢慢暗下來，茶館內的煤油燈一盞盞點亮，茶客陸續落座，長條木櫈挨挨擠擠，不少晚到的人尋不到座位，就靠牆站着。孩子們擠在大人身後，踮起腳尖，眼巴巴等候開場。

待到場內稍稍安靜，戚老伯便伸手拿起驚堂木，「啪」的一聲輕叩桌面，喧鬧的茶館立時靜下來。他的嗓音略帶沙啞，抑揚之間自有分寸。一段簡短的引子過後，故事緩緩鋪展開來。戚老伯並不只是照着本子念，嘴裏時而鏗鏘激昂，時而放緩語速娓娓敘說。說到兩軍交鋒，他的身子順勢前傾，手勢起落，馬蹄奔馳、金戈撞擊的聲響彷彿就在屋子裏面迴盪；敘寫兒女離別，語調又放得低沉紓緩，周遭的聽眾跟着心緒起伏。茶館當中，旱煙的青煙緩緩升騰，燈光搖曳，三國紛爭、隋唐征戰，還有江湖俠客的恩怨糾葛，都順着他的話語流淌出來。

戚老伯肚子裏面裝的故事很多。《隋唐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還有幾段民間流傳的公案。同樣一部書，經他口中講出來，便添上幾分鮮活的煙火氣息。他會隨口插進幾句小鎮人聽得懂的家常閒話，不刻意渲染，卻讓台下的人聽得入神。有時候講到兇險的廝殺段落，滿屋子悄無聲息，茶客們凝神屏息；講到詼諧的插曲，滿堂便漾開一陣笑聲。

說書自有行內的章法。每每故事推進到緊要關頭，衝突正要揭曉，戚老伯便停下敘述，伸手拿起茶壺，緩緩斟上茶水。這塊驚堂木再輕輕一拍，一句話收束當晚的書段。餘下的懸念就此懸在聽眾心上。走出茶館之後，老街的夜色已經深了，回家路上，鎮上的居民還在議論書中人物的命運。大家心裏都記掛着故事後續，第二日傍晚，便早早趕往茶館，生怕錯失情節。

也不全是講金戈鐵馬的豪傑故事。閒暇的時候，戚老伯還會講一些鄉土舊事。普通百姓的悲歡，鄰里之間的是非，善與惡的取捨，藉故事慢慢道出來。他不刻意講什麼道理，故事講完，其中的是非曲直，聽書的人自有掂量。鎮上不少老人，熟知的許多歷史片段，並非從書本得來，恰恰是坐在這間茶館，藉着一晚晚的說書，留在記憶之中。

寒來暑往，戚老伯守着小鎮茶館說書度過許多年月。茶館之內，一盞油燈，一方木案，一塊驚堂木，陪着一批又一批的聽眾送走無數黃昏與長夜。後來小鎮慢慢發生變化，街上陸續添置電視機，晚間的消遣多了別的選擇。走進茶館聽書的人日漸稀疏，木案前面的座位常常空出大半。再往後，戚老伯年歲漸高，氣力衰減，便不再登台說書。

老茶館後來翻修改造，舊時的書場不復存在。如今行走在翻新的老街之上，再也聽不到驚堂木叩擊桌面的脆響。只是偶爾閒談之際，鎮上老一輩的居民依舊會說起戚老伯，說起那些守着一盞油燈、沉浸於江湖與歷史的夜晚。那些從木案前面流淌出來的故事，順着小鎮人的記憶緩緩留存下來，成為舊時光裏一抹溫潤的印記。